



# 夏收“农忙不见人”，“种粮人”在哪里？

## 博士上山

地处峨眉山下支脉封顶山下的一个小村庄，竟吸引了7名博士，隔三岔五地往山上跑。记者近日来到四川乐山市沙湾区谭坝乡绿化村采访，不禁好奇：一个村能有这么大天地，需要7名博士工作？

这7名博士中，不乏名校毕业的高材生，其中还有3名女性。他们是乐山市专门引进的高级人才，现为乐山职业技术学院药学系的骨干中坚。

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南泽东被村民们亲切地称为“博士哥”，他说：“我到西部来，就是想发挥我的专业知识，为这里的人多做些事。”

来得正好，绿化村的产业正遇上瓶颈。绿化村昔日山险地薄，当地有民谣“有女不嫁封顶山，嫁了眼泪要哭干”。如今，这里满坡佛手柑苗，嫩绿枝叶在阳光下发亮。这个曾经的市级贫困村，在脱贫攻坚战中引进业主廖万夫，流转了3000亩土地，种植药食同源的佛手柑。2018年，村民的年均收入达到13600元，贫困村摘帽了。

但从“脱贫时期”过渡到“脱贫后时期”，想把佛手柑产业做大做强，绿化村却面临困境。佛手柑是药食两用植物，是四川道地中药材。绿化村的温差湿度正适合种植佛手柑。可3000亩佛手柑栽下，没有深加工，只是论斤卖，村民们获得的收益有限。

廖万夫犯了难。要联系药厂出售，必须要有药性检验报告，想开发佛手柑产品，也需要专业技术。

“现在佛手柑种出来了，可是不知道检测方法，不知道怎么深加工，想投入又怕失败，不投入资金又闲置。没科研，这条路走不下去了。”他说。

产业之急，是农民之急，更是脱贫攻坚成果巩固之急。2018年底，沙湾区委组织部与乐山职业技术学院对接，7名博士来到绿化村，第一次登上了封顶山。

博士们上山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帮村民解决产业发展中碰到的难题。山上，一只只鸡咕咕叫着，在佛手柑树下或飞或卧，这是村里试验的立体农业。可是鸡喜欢钻到草丛里啄着产蛋，村民们找鸡蛋找得“大眼瞪小眼”。

农学女博士钱凌瑾想到了好办法：“鸡有就巢性，可以建巢蛋箱。”咋建？村民们没见过。钱凌瑾指导村民按鸡的体型的1.5倍建箱，垫上干草，放在母鸡感觉安全舒适的地方。有了集蛋箱，鸡蛋破损率下降了50%。

绿化村的佛手柑药性如何？这是业主廖万夫和村民们最关心的问题。封家福毕业于四川大学华西药学院，是乐山市首批优秀高层次人才，主要从事天然产物活性成分研究。他和南泽东等研究中的博士对绿化村的佛手柑做了成分检测，测出佛手果实里“橙皮苷”等有益成分超过了药典标准。

有了药性检验报告，药厂开始找上门来。“鲜果卖得便宜，干燥切片更值钱。”封家福说。博士团队专门研究出了干燥切片工艺，比传统晒干法效益提升10%，减少了有益成分损失。“看到满山的佛手柑苗觉得很振奋，希望研究成果能帮老乡赚更多。”他说。

发挥专业优势，博士们一次次上山，对佛手柑枝叶、花朵等都进行了采集和成分检测，发现也具有开发价值。沿着这个思路，博士团队开始了对佛手柑产品开发的探索。精油、甘露、佛手茶、佛手酒……一件件样品试制出来。

廖万夫喜上眉梢：“我想到做不到的，做出来了；我想不到，也研究出来了！”

“现在还只是研究阶段，从样品到最后推向市场，需要进行大量试验、检测，要有数据支撑。”南泽东说，在帮助绿化村发展佛手柑产业的同时，他们也将自己的研究方向与佛手柑产业更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

目前，沙湾区委组织部、谭坝乡党委政府和乐山职业技术学院已经在绿化村共同建立了村级博士工作站，成立了产业综合党委。新成立了3个针对佛手柑的研究课题。”封家福说，“包括优化干燥切片工艺等，希望以成果吸引下游企业共同做大。”

谭坝乡党委书记罗桥介绍，目前佛手柑产业已辐射了周边村落上万亩林地。博士们参与规划，未来将科学建设数万亩规模的四川最大佛手柑基地，5年内达到盛产期，预计农民人均增收5000元以上。

知识无价，山乡即将一片金黄。  
(记者谢俊)新华社成都6月3日电

## 专家进园

正值盛夏，又到了葡萄成熟的季节，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突泉县突泉镇新生村葡萄园大棚内，茂密的葡萄藤枝上挂满了串串葡萄。任月娥在葡萄大棚里忙里忙外，今天气象部门请来的大专家要来葡萄园进行现场技术指导，能在现场向大专家“取经”，这对她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

任月娥种了3个葡萄大棚，品种有十几种，每年3个葡萄大棚能让她家增收二三元，这对于她来说，这笔收入比预想的要低。“种好了每棚葡萄收入应该是5万元左右，主要还是培育技术有不足，管理跟不上。”任月娥说。

来任月娥葡萄大棚指导的是宁夏气象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张晚煜，常年从事葡萄种植技术与气象研究工作。

“我的这个葡萄怎么长得这么小？”“我这个棚是不是建得太高了？”任月娥把多年的疑问一口气问了出来。

“你这个葡萄补水过多，水多了也不利于葡萄生长。”“培育葡萄尽量不要在主藤枝上培育，在分藤枝上培育，才能保持葡萄藤蔓的营养。”“大棚确实有点高，如果遇见大风大雪天气，可能倒塌，最好改一下。”张晚煜一一作答。在现场，张晚煜还给任月娥指出了其他几个葡萄种植技术问题。

新生村的农民从2009年就开始发展葡萄种植产业，村民先是种田间地头葡萄，2012年突泉县鼓励农民搞设施农业，新生村的家家户户盖起大棚种冷棚葡萄。近年来，村民听说暖棚葡萄产量高，成熟早，价钱还高，有条件的村民把冷棚改成了暖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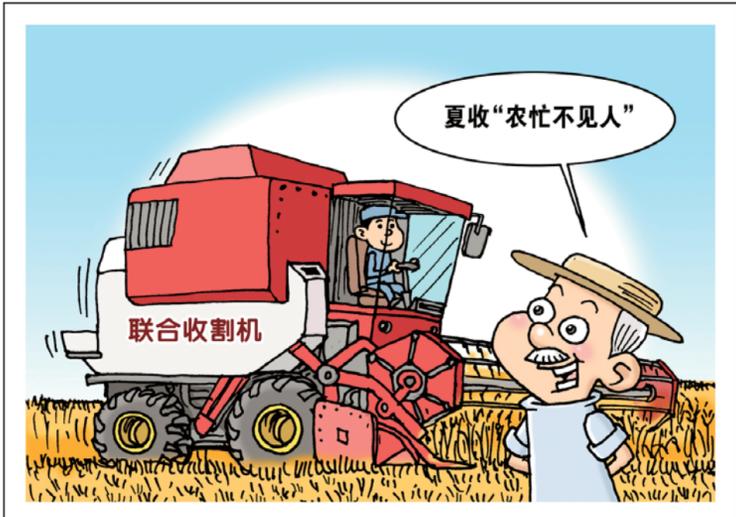
“过去，我们种葡萄都是靠经验，看老天，技术不过硬，产量也不多。”村民费楠说。

费楠听说村里来了大专家讲课，一早就来活动现场。“我们家种着5个葡萄大棚，对于我们来说，种植技术与葡萄产量息息相关，同时气候条件也与葡萄产量密不可分。”费楠说。

2016年一个盛夏的夜晚，新生村突然下起了冰雹。由于没有提前得到气象预报，一场冰雹把村民的葡萄破坏得满目疮痍。“好在，从2017年开始，气象部门每天为我们推送精准气象预报，大家根据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工作。”费楠说。

2016年，中国气象局定点帮扶突泉县，不仅推送精准气象预报服务，提供农田气象科学管理，还请多名知名的气象、种植专家为农民答疑解惑。“目前我们村有64户农民种葡萄，相信在气象部门帮助下，我们的葡萄大棚不仅能增产，还能提高质量。”费楠对自家的葡萄产业充满了希望。

(记者哈丽娜)新华社呼和浩特6月3日电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新疆，春耕春播的农忙时节，田间地头看不到几个忙碌的农民，取而代之的是用上了北斗导航播种的“智慧农机”；在山东，一个种粮大户利用收割机，3天就能收完560多亩小麦；在河北，收割机进度飞快，而且作业数据可实时传输到农机合作社负责人手机上。

农业农村部统计显示，2018年麦收，大规模小麦跨区机收从启动到进度过8成仅用时17天，有5天日机收面积超过2000万亩，创历史新高。今年，农业农村部预计全国将有1630万台农业机械投入“三夏”生产，其中联合收割机64万台，跨区作业联合收割机27万台。

“麦假”成历史，农业“机器换人”进程加速

在基层农业部门工作35年的任希山还记得，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每到麦收，农村学校还有“麦假”，不少单位和企业也会放假让职工回家收麦。

“麦假不算忙，麦忙累断肠。”58岁的农民秦小凤回想起从前麦收的场面，苦和累涌上心头。秦小凤说，要收麦了，天大的事都得往后放一放，全家每天早上4点下地一直干到天黑，连收割带播种得一个来月。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60后农民逐渐老去，农村面临“70后不愿种地、80后不会种地、90后不提种地、00后从未下过地”的问题。通过大规模“机器换人”，我国农业不仅缓解了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而且大大提升了生产效率。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说，目前，我国农业生产已从主要依靠人力、畜力，转向主要依靠机械动力，进入了机械化为主导的新阶段。20多年来，中国小麦主产区完成了全程机械化的历史性跨越。从南到北，农机手利用“农时差”，创造出“跨区联合作业”模式，开辟

## 新华视点

新华社郑州6月3日电(记者林巍、宋晓东、于文静)5月末，产粮大省河南进入了忙碌的夏收时节。在河南省唐河县焦庄村，身穿黑色连衣裤、灰色高跟凉鞋的农民郭改声，轻松地挥动铲铲平整晾晒的麦粒。在她身后，60多亩麦田静静地阳光下闪烁着耀眼的金色——除了几台收割机紧张地穿梭作业，广袤的田地看不到几个劳作的农民。

近年来，每逢种植或收获高峰期，在河南、河北、山东、安徽等粮食主产区，越来越多出现类似“农忙不见人”的场景，与城市人心中忙碌辛劳的抢种、抢收画面大相径庭。

今天谁在种粮？未来谁当农民？

手拿着镰刀没活儿干，“农忙不见人”在多地成常见画面

河南省新蔡县砖店镇的一片麦田旁，63岁的农民陈来背着手，在女儿陈小兰的陪伴下眺望远处隆隆作响的收割机。前几天，陈来把腿摔伤了，陈小兰从广州匆匆赶回来帮父亲收麦子。可没想到，还没赶到麦地，家里的13亩小麦已经快收完了。

“现在全部机械化，收麦真是用不上人了。”陈小兰拿着镰刀本想收一下机器到不了的边角地，没想到收割机一溜烟收得干干净净。而且，小麦在地头就卖给粮食经纪人换成了钱，令她感慨不已。

事实上，无论春耕还是夏收、秋收，当下农田里看到的都是现代化的农机具，“耕、耙、耖”这些老农具都成了稀罕物。

还有比陈来家更轻松的。周口市的农民于德军全家都在湖北打工，家里的8亩地托管给了一家农机合作社。一亩地支付400元，合作社便提供从种到收全程服务。于德军连老家都没回，地里的小麦不仅亩产稳超550公斤，8000来块的小麦钱也直接打到了他的银行卡上。

如今，“农忙不见人”在全国多地成常态。在



蒙古赤峰市的阿鲁科尔沁草原开始进入返青期，绿草如毯，风景如画。五月三十一日，牧民在阿鲁科尔沁草原上放牧，随着气温回升，降雨量逐渐增多，位于千内

新华社记者彭源摄

# “外来的”书记成了“自己人”

新华社济南6月2日电(记者王阳)“咚咚咚，咚咚咚……”还没走进山东荣成市王连街道客岭村，记者就被一阵锣鼓声吸引。“这是村锣鼓队正在文体活动室演奏客岭大鼓。”客岭村党支部书记朱衍辉说，“农闲时，乡亲们都会聚在一起，敲锣打鼓，热闹热闹。”

然而，一年多以前，这个拥有570多户村民、6000多亩土地村子，却还不是这番热闹景象，甚至被人戴上“软弱涣散村”的帽子。由于村里人口占比最多的刘姓有着600年宗族史，客岭村也被当地人称为“客岭刘”。作为威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派驻的村党支部书记，去年2月初到任时，朱衍辉吸了一口凉气：村集体收入不敷出，村委办公室只有个破旧的办公桌。上任第二天，他就拿起笔，夹上本，走进村

民家里，希望听到村里概况。可还没走访几户，村民的回答就让这个激情满满的新书记直摇头。单刀直入、一板一眼的提问，得到的答案往往是“差不多”“就那样”。他这个“外人”怎么也进不去。

再三碰壁后，朱衍辉放下笔、放下本，村里哪人多，他就往哪去。村委墙根下、修理所、小卖部，成了朱衍辉最常去的地方。带把花生瓜子，和聚坐在一起晒太阳、打扑克的大叔大妈聊聊天，你一言，我一语，气氛一活，话匣子就打开了。几个月下来，朱衍辉成了“客岭通”，谈到家长里短、大事小情，他都能如数家珍般娓娓道来；一进村民家门，就有说不完的话。

常年来，客岭村通往周边镇街的土路凹凸不平，一下雨，道路泥泞成了出行的阻碍。

朱衍辉想修柏油路，但几百米的路就要花费数十万，朱衍辉只能自己去争取。从各级涉农部门到王连街道，从市政府到自己单位，甚至是村里在外发展的“能人”，朱衍辉和村两委成员跑了个遍，争取来300多万元。

三伏天里，朱衍辉同村两委班子成员起早贪黑，一起靠在工地上；2018年8月，总面积3万多平方米的6条水泥和沥青路相继完工，他们的脸晒得黝黑。修路，不仅解决了客岭村的出行难，更“修”出了村党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

“路修好了，村里也通客车了，这是老百姓盼了多少年的事啊。”客岭村妇联主席刘喜娟说，今年初公交车第一次进村那天，没啥动静，“客岭刘”又活了：村里三四百人齐聚

出巨大的农机服务市场。

传统小麦生产从播种到收获，要历经耙压、施肥、除草、浇水、收割等22个生产环节，现在基本所有环节都实现了机械化替代。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陈曹乡尚庄村党支部书记尚水旺算过一笔账，如果8个小时干“一个工”，20年前，收6亩麦子得投入百十个工，现在只要十二三个工。同时，小麦亩产却从过去的300多公斤提高到500公斤以上。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人均粮食产量为477.21公斤，比2007年的382.54公斤增加了近95公斤。

未来的“种粮人”长啥样？

于培康是河南一家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他掰着手指数账：“与农民传统的分散种粮相比，合作社规模化托管，平均一亩地一季种植成本能减少100元，粮食亩产能提高近50公斤。投入更低、产出更高，粮食质量还有保障。”

从10年前开始流转土地种植粮食，到现在把更多的精力转向托管服务，给农民打工、为种粮服务，于培康的合作社托管土地已经覆盖了周边4个乡镇的60多个行政村，面积超过2.5万亩，预计到今年年底能达到5万亩。

此外，一些接受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成为现代“新农人”。河南省郸城县90后年轻人左明飞，与22个回乡创业大学生组建“大学生创业联盟”，主攻农业现代化种植。

于培康和左明飞这样的“新农人”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正成为从事和服务粮食生产的主体。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司长张天佐说，到今年4月底，依法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220.7万家，成立联合社1万多家，辐射带动全国近一半的农户，为成员提供农资供应、农机作业、技术信息等一服务的合作社占比达到53%。

小麦专家郭天财说，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推进农业全程机械化，培育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加强面向小农户的社会化服务，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道路是未来中国农业的方向，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都将进一步提升。